

环渤海地区 史前文化的关系与文明试论

□ 杨治国

渤海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以山东的庙岛群岛为界,这是近代的事情,古代并无黄、渤海之分。环渤海考古文化研究,是在区系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更大范围探讨诸地区的文化关系和发展,是区系类型学更高层次的研究。我国东南部是面向海洋的,环渤海地区是面向海洋的一个部分。包括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河北与天津的部分地区,再远还应包括山东、辽宁的腹地及朝鲜和日本。

已有的考古材料证实,环渤海地区的史前文化,不但对我国腹地的历史文明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东北亚地区也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约占环渤海地区五分之四的山东和辽宁省,史前文化的发展脉络已基本清楚,探讨研究这两地区的史前文化关系和发展,无疑是环渤海史前文化研究的一把钥匙。本文就这两地区的史前文化关系和史前文明做些探讨,抛砖引玉,以期今后更深入的研究。

山东位于黄河下游、渤海的南岸,西北与河北相连,西、南与河南、安徽、江苏接壤,北隔渤海与辽宁相望。

通过大量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目前山东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已基本建立起来,而且对不同地区的区系类型也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工作。如有的学者将山东的史前文化分为三大区,即以泰沂山脉为界划为南北两区和胶东半岛。有的学者则细分为六个类型,即胶东半岛类型、胶莱平原类型、鲁西北类型、汶泗类型、鲁东南的沂沭类型、西南黄泛平原类型等。虽然各研究者的看法不尽一致,但山东史前文化的大体轮廓已经勾画出来。需要指出的是,其一,沂源猿人、沂沭河流域的旧石器文化、细石器文化的发现,不但填补了山东从 30~40

万年到 1~2 万年史前文化发展史的空白,而且为研究鲁中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找到了一个源头。其二,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互相继承,前后延续了近 4000 年,是鲁中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也是山东史前文化的主体。但我们不能苟同的是,山东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都是由这个主体和中心向周围地区发展,才形成了不同支系或称不同的地方类型的看法。从理论上讲,主体是由不同的支系汇集而成,没有支系就谈不上主体,更谈不上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融合。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是必要的,像有的学者将山东、冀南、豫北以及苏皖的部分地区划为“海岱文化区”或“泰沂文化区”。但更必要的是首先要研究各支系的发展问题,在弄清各支系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上,来探讨各支系汇成主体、形成大区的时间和空间,这样或许更符合当时的历史。不能因看到这一地区有许多与之相同的文化因素,就归之于同一文化,而要作量、质、时间和渊源的分析。

从实际情况来看,山东史前文化大区的形成,正是在各不同支系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形成的时间也有所不同,有的地区早一些,有的地区则晚一些。就拿南环渤海的几个地区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以胶莱河为界的胶东半岛,史前文化与山东内陆形成大区的时间就晚一些,大约在龙山文化时期。而其西面的胶莱平原与山东内陆形成大区的时间就早一些,至迟在大汶口文化的晚期。

胶东半岛作为一个文化小区,这是毋庸置疑的。从其文化发展序列上看,自成系统。依次为白石文化、邱家庄上、下层文化、北庄二期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早于白石文化的蓬莱、长岛、海阳等地发现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地点,虽然由于缺

乏工作,材料零散,无法进行系统分析,但至少可以说胶东半岛在新石器时代之前有一个旧石器时代源头。从文化特征来看,白石文化中的器类简单,主要有钵形鼎、筒形罐、盆、钵、支座几类。其中鼎是山东或说是东南沿海的主要器类之一,但与北辛文化的鼎却大相径庭。筒形罐是辽东半岛的主要器类之一,二者器形却又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胶东半岛流行的柱状把手和盆,在前两者又都不见。如何解释这些问题,是否与不同源流和地理位置有关?胶东半岛地处这两个地区的中间交汇区,有自己的源头,同时又是受到这两个地区文化影响的结果。继白石文化之后的邱家庄下层文化和北庄一期文化,是胶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继承了白石文化之后,与山东内陆的大汶口文化联系加强了。同时,对辽东半岛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个高峰,这从辽东半岛的小珠山、郭家村、吴家村等遗址出土的遗物可以说明。北庄二期文化在保留自身文化特征的同时,与山东内陆的大汶口文化发生了更密切的联系。到龙山文化时期,胶东半岛与山东内陆融合为一个大的文化区,但仍然保留一些地方特征,可称为一个地方类型。这之后的岳石文化情况也是如此。

另外,还应引起重视的是,研究环渤海考古文化,应把渤海的变迁考虑进去,这对解决胶东半岛乃至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史前文化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据地质、海洋部门研究,在第四纪的晚更新世的大理冰期,渤海曾有三次海退,分别出现在60000年前,33000年前和12000年至15000年前。其中在距今25000年前开始的晚大理冰期海面急剧下降。大致在16000年至15000年下降到最低深度-150~-160米,这时的黄、渤海成为一片平原。这之后,海平面又急剧上升,到12000年前,回升到略低于-56米,并一度停顿,这时的渤海除老铁山海峡之外,仍然是一片平原。在这样长的一个时期,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陆地相连,时间正好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其文化关系如何,目前虽然是个未知数。

鲁北、胶东半岛以西的胶莱平原和黄河以东的淄水流域,是南环渤海考古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地区。在史前文化发展谱系上,也已基本清楚。即前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前大汶口文化的时代与胶东半岛的白石文化和鲁中南地区的北辛文化相当,有青州市的桃园遗址、淄博市的浮山驿遗址和邹平县的西南庄遗址等。虽然都

是些调查材料,很难进行系统研究,但仍不失其重要意义,是建立这一地区史前文化发展谱系的重要一环。从西南庄遗址的调查材料来看,与胶东半岛的白石文化有一定联系。如从纹饰来看,都是以细泥条附加堆纹为主,且多饰于鼎的口沿部分。陶器的质地也都是以夹砂灰褐陶或红褐陶为主。钵形鼎、小口罐也比较接近。但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突出的,如西南庄遗址那种进行按压的圆饼状附加堆纹,在白石文化中不见。西南庄遗址流行那种用工具刮的纹饰,在白石文化中也不见,却与北辛文化相似。器类区别就更大一些,如白石文化是以钵形鼎、筒形罐、盆为主,西南庄遗址却不见筒形罐和盆,鼎是以盆形鼎为主。这些差别,应该是不同文化支系的差别。这之后,相当于鲁中南地区大汶口文化早期和胶东半岛邱家庄下层文化的材料较少,相当于鲁中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胶东半岛北庄二期文化前后的材料丰富起来。这一时期这个地区的史前文化开始走向鼎盛时期,在与胶东半岛存在较大差异的背后,与鲁中南地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已形成大汶口文化的一个不同类型。龙山文化时期,可说是这一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的顶峰,远比胶东半岛龙山文化发达得多,与鲁中南地区相比并不逊色。贫富的差别,寿光边线王城堡的出现,已孕育着阶级的出现、国家的产生。从文化特征来看仍有地方特色,属于一个不同地方类型。岳石文化时期,虽不如龙山文化发达,但地方特点突出,形成了与胶东半岛和鲁中南地区不同的类型。

至于黄河入海口以西的徒骇河、马颊河下游地区,紧与冀东南接壤,也是一个研究环渤海考古不可忽视的地区,其史前文化很可能另有特色,只是由于河流的变迁与冲积,目前这一地区的史前文化还不太清楚,只好有待于今后的工作了。

二

辽宁位于渤海的北岸,东与朝鲜相连,西与河北接壤,北与内蒙古、吉林毗邻。

近年,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有长足的进展,不但文化发展谱系已基本清楚,而且对区系类型的研究比较深入,认识也比较一致。一般将其划为三个区,即辽西的西辽河、大凌河流域,辽中的下辽河流域和辽东的旅大沿海地区。这三个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已初步建立起来。在辽西划分出沙窝子类型、红山类型、富河类型和小河沿类

型。其中沙窝子类型较早,红山类型分布偏南,富河类型分布偏北,小河沿类型是红山类型的继承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从地域上看,在辽西除红山类型和富河类型两个支系外,从大凌河流域到渤海岸边的史前文化或许另有特色,或独树一帜。新乐文化和偏堡类型代表了下辽河流域这一支系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辽东地区以辽南的旅大沿海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比较清楚,小珠山遗址的上、中、下三层代表了这一大系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鸭绿江西岸的丹东地区以后洼下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和北沟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化与旅大地区的不很一致,很可能属于不同支系,究竟关系如何,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对于这三个地区几支文化的关系问题,辽宁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提出的是这几支文化也不是由一个中心向周围发展而形成的,我们认为很可能各有渊源。对这个问题,从辽宁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情况看,或有所启发。在辽西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喀左鸽子洞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凌源八间房遗址和建平南地乡遗址。在辽中的下辽河流域,有营口金牛山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辽东有本溪庙后山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虽然这些旧石器时代遗存离新石器文化这些支系中间相隔很远的距离,但却是我们研究这些支系产生和发展的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一环。

关于隔渤海相望的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关系,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和论述,有些观点也是正确的,但却往往忽视了对它们之间文化交流的空间和时间、相互影响的因素和程度的分析。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主要反映在辽东半岛南部的沿海地区与胶东半岛,二者之间是通过庙岛群岛这座桥梁而相互发生作用的。在距今七千年左右的白石文化与小珠山下层文化时期,从陶器上看,二者还看不出有太多的影响。如小珠山下层文化的陶器以夹滑石的黑褐陶为主,纹饰以压印纹为主,器类主要是筒形罐。而白石文化的陶器是以夹砂红褐陶为主,纹饰以细泥条的附加堆纹为主,器类是以钵形鼎、盆、小口罐、筒形罐为主。二者共存的筒形罐,无论从器形上,还是从纹饰上都差别甚大。石器就不同了,小珠山下层文化出土的斧、石球、沟磨石与白石文化的几乎无异。从而说明,两个半岛远在七千年左右就发生了文化交流。

在距今 5000~6000 年间的邱家庄与小珠山中层文化时期,两个半岛文化交流的程度比较强烈。在这个阶段,胶东半岛可分早、晚二期,分别以邱家庄遗址的下层文化和邱家庄遗址的上层文化与紫荆山遗址的下层文化为代表。而辽东半岛缺乏这个阶段的分期。这样,我们仅能对与邱家庄时期的晚期相当的吴家村遗址和郭家村遗址下层文化进行对比。如郭家村遗址第五层和吴家村遗址出土盆形鼎、鬲、觚形杯、钵、彩陶以及胶东富有特点的蘑菇状把手,与邱家庄遗址上层和白石村遗址二期文化出土的几乎无异,显然是胶东半岛影响的结果。辽东半岛对胶东半岛的影响不太明显,而对庙岛群岛的影响就比较突出。如长岛北庄遗址出土的筒形罐以及刻划或按压的三角斜线纹、人字纹都与小珠山遗址中层的基本相同。总的来说,这个时期以胶东半岛对辽东半岛的影响为主。

在距今 5000 年左右的北庄二期文化和郭家村遗址第三、四期时期,两个半岛文化交流虽然没有邱家庄时期强烈,但仍然可以看出一些相互影响的因素。如郭家村遗址三、四层出土的带把手平底罐形鼎、鬲、盂、孟等,在北庄二期文化中为常见器物,是胶东半岛影响的结果。而辽东半岛对胶东半岛的影响只是较强烈地反映在庙岛群岛上,半岛反映得不多。如北庄遗址二期文化出土的筒形罐和刻划纹,与辽东半岛的几乎无异。

在 4500 年前后的龙山文化与小珠山上层文化时期,胶东半岛对辽东半岛的影响尤为强烈,但反映在不同遗址的影响程度却差别较大。如郭家村遗址上层是以黑陶和黑褐陶为主,多数器物有自身的的地方特点,仅有折沿罐、袋足鬲、扁凿足鼎、环足器和蛋壳黑陶接近胶东半岛的龙山文化风格,却又有较大的区别,小珠山遗址上层文化是以黑褐陶为主,受影响的程度与郭家村遗址上层文化相同。于家村遗址的下层文化以黑褐陶为主,大部分器物与胶东半岛的不同,仅有单把罐、镂孔豆比较相似。而旅顺老铁山、四平山积石墓却表现出与胶东半岛龙山文化相当的一致性。四平山积石墓出土的鬲、豆、杯、圈足器都与胶东半岛的龙山文化非常接近,仅有少数罐、壶保留了地方特色。辽东半岛对胶东半岛的影响仍然在庙岛群岛反映的非常明显,如大汶口遗址一期文化晚期出土的罐,无论从纹饰到器形都与老铁山积石墓出土的相同。

在距今 4000 年以后的岳石文化与双砣子二

期文化时期,辽东半岛虽然发现的材料不多,但仍然可以看出二者的文化交流,如双砣子二期文化和双砣子积石墓,虽然还保留了一部分地方传统,但大部分因素是来自胶东半岛的岳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甗、盒、尊形器、三足罐、器盖等,均与牟平照格庄遗址出土的极为相似。同样,这个时期烟台芝水遗址出土的筒形罐、海阳司马台遗址出土的连续弧线纹应是辽东半岛影响的结果,只是时代晚了几千年。

以上分析说明,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早在距今7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而且可能是先从生产工具开始的,尽管这种交流的程度不强,但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航海技术,可以越过海洋天堑。在距今5000~6000年间,由于农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两个半岛人们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由生产工具的交流扩大到生活用品的交流,似乎这是一个大的飞跃,由单纯的文化交流变为人们的迁居。在距今5000年左右,由于胶东半岛新石器文化的衰退,与辽东半岛的文化交流就少些。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时期,由于胶东半岛史前文化的活跃,推动了与辽东半岛的文化交流。在辽东半岛的一部分遗址中,胶东半岛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占了主导地位。这种现象就更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文化交流,很可能是胶东居民向辽东迁居的结果,在辽东半岛同时期遗存中,所反映的影响程度不同,是否就是这种有无迁居情况的说明,是值得研究的。

总之,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史前文化交流是相互进行的。就程度而言,胶东半岛对辽东半岛影响始终是较强烈的,而辽东半岛对胶东半岛的影响一直较弱,但在庙岛群岛反映得比较强烈,这是由于它处在两个半岛之间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三

山东与辽宁大体相同的自然地理、人文条件,既有它内向的一面,又有它外向的一面,在我国文明史上有它特殊的地位,是中华文明的两个重要摇篮。目前虽对文明的理解和标准不统一,但两地发现的史前文化的实物资料,不但打破了过去对新石器时代估计偏低的传统认识,而且足可以证实它们对推动中华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山东史前文化的不同支系,从文明起源上看,有早有晚,不平衡,但又都起过重要作用。时代较早

的北辛文化和白石文化,一个在内陆,一个靠沿海,所反映的经济类型不同。北辛文化出土的大型石铲、石镰和精制的石磨盘等工具说明,农业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白石文化反映农业所占的地位虽不如北辛文化,但从出土的网坠、鱼骨和与辽东半岛的文化交流看,说明已有了较为成熟的航海技术和捕捞技术。可以认为二者都在不同的领域为古代文明奠定了经济基础。

从全国已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距今5000~6000年的史前文化时期似乎是一个大的历史转折点。正像苏秉琦先生指出的那样,是“社会发展出现‘个性化’突出的历史阶段,又是各区系间交流最重要时期”。大汶口文化出现的贫富差别、地理差别、图像文字、精美的彩陶绘画艺术、玉器、象牙器的雕刻艺术、雕塑艺术、石器生产工具的加工技术、制作陶瓷的工艺和技术以及从墓葬反映当时人们的精神信仰等材料,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产生的社会分工问题,而是象征文明的曙光。这个时期,山东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水平虽然不很平衡,但都处在这个社会发展的高峰阶段。胶东地区,这个时期加工粮食的石磨盘、石磨棒的大量出土,说明农业经济所占的地位大大加强了。

龙山文化时期,严文明先生又称之为“龙山时代”,是很有道理的。从目前全国的考古资料来看,这个时期各地虽有许多不同类型区分,但彼此连成一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发展迹象。是什么力量和原因将其连成一片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交流问题。是否与中华民族的形成或当时的政治因素有关,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当时正处在阶级社会的前夜。

山东是龙山文化的故乡,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山东龙山文化时期,文化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对全国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极大影响。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城址的发现,说明国家的产生。胶县三里河、栖霞杨家圈等遗址铜器的出土,快轮制陶技术的推广使用,漆器、蛋壳套、玉璇玑的出现,夯土建筑新技术的应用以及重槨墓与占卜术的出现等,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与以后齐、鲁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分不开的。

位于我国东北的辽宁地区,过去一度认为这里的史前文化不如中原地区发达,它是在受到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实际情况并不

(下转 64 页)

树起流行印风大旗,自我摆摊设点以示时尚。细观“流行印风”展,多以大写意印风为主,甚至有些印面只注重所谓的构成效果。究竟何为流行印风?笔者对流行二字难以定义,以为歌曲唱的人多了就叫流行歌曲,服装穿的人多了就叫流行服饰,那么印章的式样效仿的人多了,就叫流行印风吧!

流行印风一经问世,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批评者有之,认为被冠以当代艺术的“流行印风”篆刻,以其外观的丑陋低俗及内在颓废怪诞招摇过市,丢失了艺术标准,背离了印学规律,颠覆了篆刻艺术本体,误导了创作走向,流行印风只会步风行一时的“流行书风”的复辙昙花一现。赞扬者有之,认为“流行印风”在中国印坛的出现,反映了篆刻领域里的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也昭示了艺术界愈发民主的艺术态度,流行印风从艺术的自律性角度来考量,流行印风突破传统,结字因字赋形,揖让得体,收放多变,涉笔成趣。流行印风的出现契合了现代艺术史上的这一规律,因此,可称其为化古为

新的当代艺术模式。

对流行印风的褒贬,对当下印坛是件幸事,争鸣对艺术的发展有其意义,不管流行印风必然会步流行书风的复辙昙花一现(听说书法不玩流行的了,开始玩灵性书法了),还是称其为化古为新的当代艺术模式,笔者以为,流行印风只属于当代印风的一种风格流派,篆刻人树流行印风大旗,似有哗众取宠之嫌。篆刻从“实用艺术”到“欣赏艺术”从“附属艺术”到“独立艺术”。篆刻的艺术性不是流一时之风,而是行永世之尚。当下“印风”百风齐放,正如四人流行印风展览的主持人所说:“……几届流行印风展览实际上也表现出多样性,并不雷同,就说我们四位‘流行印风’展览的主持人,我们的创作有可比性吗?其实风格跨度很大,甚至在作品的具体看法上我们也有分歧”。既然如此,何必举流行印风大旗以示时尚呢!

(作者工作单位 湖南省衡阳市卫生防疫站)

(上接 45 页)

是这样,它比中原地区并不落后,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原及邻近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址和细石器遗址的发现,说明了它有自己的文化发展渊源。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对中华文明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时代较早的新乐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炭化谷物,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表明了农业经济已有了较高水平的发展。特别是出土的煤精制做的各种装饰品、木雕大鸟等艺术精品,造型精致,富有变化,充分显示出新乐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与之时代相当的南部沿海小珠山下层文化,虽说已经有了一定的农业经济基础,但不如新乐文化发达。在辽西时代较早的沙窝子类型,虽也有石磨盘、磨棒的出土,但有较多的细石器,陶器较少,说明农业经济不很发达,这与它处在北方草原的过度地带有关。

在距今 5000~6000 年时期,无论是辽西、辽中还是辽东地区的史前文化都与中原地区一样或高于中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反映宗教、祭祀的“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不仅是研究辽宁史前文明的重大突破,而且促使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史进行新的思考。它所反映的问题,正像苏秉琦先生指

出的那样,早在 5000 年前就“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另外,这个时期的彩陶绘画艺术、彩绘泥塑艺术、彩绘壁面艺术,均已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特别是玉器的雕刻艺术,无论是人物造型,还是动物形象的艺术刻画,都表现得栩栩如生,似乎以超脱出原始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个时期中普遍存在的大型石犁,是与上述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相适应的,是生产力水平达到较高程度的反映。从墓葬材料中反映的贫富与等级差别以及晚期小河沿类型出现的男女合葬墓,说明至晚在这个时期已处在原始社会的瓦解阶段。

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辽东的材料比较丰富,而辽中、辽西地区却若明若暗。晚于红山类型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小河沿类型,虽然属于红山文化,但它的晚期已出现了具有龙山时代的器物特征。它如何将发达的红山文化继承下来,可能由于工作原因或其他原因,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这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又出现了一个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时期,这对竹、土方国文明及燕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工作单位 山东省烟台市博物馆)